读城

河畔鹭影

吴相艳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唐诗里的白鹭，也是遥想中的白鹭。飞翔在唐诗里的白鹭，辅以童年幻想的加持，幻化为青天上的“白月光”，一直以为，要到东吴，到成都，到遥远的江南水乡，才能见到这纯洁的精灵。直到两年前，听说大白洋桥附近水域有上千只白鹭来翔，便欣然前往。

大白洋桥村距中心城区十多公里，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让南运河和南排河在这里打个呼哨，卷起浪花，各自东西南北。有水滋润，草色葳蕤，青绿得泛光，树木的身姿也分外挺秀，岸边老柳全都一副临水梳妆的袅娜模样。彼时运河水量尚不算丰沛，倾斜的河床芳草萋萋，水面平缓如镜，一如舞动的丝带在阳光下缠绕人心。河中央或草滩旁，七八个大大的白点或静止成句号，或缓缓游弋，或振翅优雅高飞，在青天绿水印下白色的丽影。那份流动的安静，宛如温暖的散文诗，低调又奢华的词句字字浸润心田。虽是远观，并不得见白鹭的细致容颜，到底是白鹭家族的哪一个种群，是头戴羽冠，还是胸佩饰羽，反倒不重要了。白色的靓影，足以在心海掀起片片欢愉的涟漪，在运河之琴上，演奏出流淌的旋律。

相比其他鸟类，白鹭歌声未必动听。当夕阳闪着金光铺过河面，向鸟儿们发出了归巢的讯息，叽叽呱呱的召唤仿佛从天际传来。大自然安静下来，给归巢的鸟儿们搭好了鸣唱的舞台。运河西岸成片的高大树木上，它们在树头点缀出五线谱上的音符，一起一落，极富美感，仿佛声势浩大的交响乐婉转低回。

白鹭之美，在安静优雅，仪态万方。它们体型适中，一袭素羽，增色则太艳，减色则太淡，引颈投足间，尽显鸟族大方之态。早在《诗经》中就有“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的吟唱，用白鹭的气度来喻指宾客的仪容不凡，足见白鹭的端庄仪态，早已成为先民审美的参照。

白鹭之美，更美在天性高贵，择优而居。它们逐水而居，被冠以“水质情况检测鸟”之名，在对水质、环境的不断挑剔、试探中，执着寻找，彼此成就。凡有鹭影，皆是清流。如此说来，能被白鹭选中的土地，就是一张绿油油、水汪汪的生态名片，本身就值得骄傲。每年四五月，白鹭循着大自然的气息迁徙而来，在这里衔枝筑巢，繁衍后代，结伴而歌，成为青天上的点缀，绿波里的风景。当初第一批远道而来的使者，要历经多少次飞翔、寻觅、抉择，才把这条北方绿丝带作为生儿育女的理想国呢？运河无语，敞开翡翠的胸膛悦纳天外来客，就是最好的答案。青天、碧水、绿树、荷花、鹭影，构成多彩音符，运河之弦终于迎来了一流的琴师，让人声、虫语、鹭鸣、鱼跃，扬抑成最美和声。

一群白鹭从头顶飞过，迅速隐入树丛。这不就是“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的再现吗？“一树梨花落晚风”的画面简直生动到骨髓里，把翔落的白鹭比喻成片片梨花融入晚风，想来只有多情而敏感的诗人才能营造出如此意境。

今年“五一”，浅夏青晴，盈盈一河绿水涤荡着运河堤岸。又到了“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季节，大白洋桥边的白鹭们又该在运河上散落成满河“梨花”了吧？心一旦插上翼翅，脚步便禁锢不了心思了，走，寻鹭去！

堤岸下，一个垂钓的汉子静坐成一个逗号，在水草边勾勒出一幅剪影。走到近前，看水桶中全是一些手掌长的嘎鱼，颇感新鲜。

“这叫黄颡鱼，就这一片水域多，别的地方钓不着。送到饭店里可比鲤鱼、鲫鱼贵多了！”

“黄颡鱼是无鳞鱼，对环境要求严格，水质不好不行，难养。”

“大哥，这里的白鹭呢？怎么一只也没有？”绕过黄颡鱼的话题，我还是心心念念那些白色精灵。

“白鹭呀，让摩托艇吓跑了！今天下午不知道哪来了两艘摩托艇，轰轰一顿响，把鸟全吓跑了。别说鸟了，鱼都不好钓，我平时都是在那边——”汉子随手一指南排河上游，接着说道，“今天在那钓不着，才来这个角上，安静些。”

“再说，你们来得也不是时候，要早晨来，什么白鹭呀、野鸭子呀，有的是！有时候我们都嫌吵得慌。你们来看风景，我们都见惯了，不觉得好看了！”汉子说完，又似乎露出了几丝得意的憨笑。

来得不是时候，不见一只鸟的翅影，心里有几许怅然。天籁之音，如果少了鸟鸣虫唱，该是多么无趣；运河上如果只有游船人声，断然不会有真正的生机。看来人与自然在发展中的和谐相处，是个永恒的话题。

看着漂亮的黄颡鱼，想起在青岛栈桥海域，曾经见一个男子用“毛笔”钓虾虎的往事。当时正落潮，男人一边用奇特好玩的方式在泥沙中钓虾虎，一边夸耀这是青岛特产，极其难抓，味道鲜美，市场上根本没有售卖。男人的夸耀激起了我的吃货热情，遂想买下一尝。男人倒也爽快，说平时都是自己吃，从来不卖的，都不够工夫钱，今天就破例卖给我。那天，我果然尝到了特殊的海味，此后别说买，在哪里都没见过那种奇特的小海鲜。

“大哥，你这鱼卖不？我买下可以不？”我的吃货之瘾再次受到蛊惑。

“你要喜欢，就送给你！”

我被惊讶到，几分钟的相识，商品经济时代，半天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如此轻易拱手相送？

“真的不要钱，我没事经常钓，吃不了也经常送人。这些也就两三斤吧，若不嫌少，你们就拿着！天快黑了，我也不钓了。”几番推让，汉子似乎有点着急，直接下手把鱼一条条捞出来装进一个塑料袋。

寻白鹭而不得，却意外得到赠鱼之情。白鹭果然是天地精灵，不远千里万里寻到这里，原来这里不仅水清，人心也清。民风厚德如水当如是，孟子论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体现于一切遵从自然本性，顺势发展。自古运河通南北，人情润民俗，人与人之间的坦诚，就像这一河清流，足以涤荡人心吧！

谢别汉子，带着浓浓的感恩之情走上堤岸，刚想骑车返回，就听河堤下传来一声粗犷的招呼：“先别走，又钓上一条大的——”

猛回头，夕阳不知什么时候烧红了西边的天空，两个白点自远而近，滑翔而来，在弥眼的青绿中，点染成炫目的梦幻。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不是唐诗里的白鹭，而是大运河畔流动的诗篇。

我思

时空中的“新大运河文学”

高海涛

三年前，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汪政提出“新大运河文学”概念，呼唤作家们应该凸显大运河文化品格，用文学去发现、创造，去晶化成型。在书写这一伟大遗产前世的同时写出它的今生，而大运河的今生更能显示作为历史的当代意义。

大运河是重组的地理。历史上，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繁荣了北京、天津、沧州、淮安、扬州、无锡、苏州、杭州等连串的城市，形成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如今，大运河文化再次重组。地理与历史这样穿梭着前进，就像丝绸，看似平整美丽，可经纬线却相互曲弯。缝制成衣服后，许多经纬又会叠起或重组。

大运河的沟通与重组，总让人想到大汶口，想到大汶口文化开放与包容的内核。大汶口文化之所以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与大汶口人那时就有了漂洋过海的能力、与大汶口是柴汶河与大汶河的交汇地、与大汶口那座石桥是齐国与鲁国的分界线，是分不开的。

空间与时间，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可以上溯到中国上古神话。“夸父逐日”就是树测日影；“女娲补天”就是历法的修订改革；“共工与颛顼争帝”就是秋天走了，冬天来了，是一年四季的变化；“姜嫄生稷”就是种子种在地里，能长出庄稼来的农业；西王母就是原始织布机……人们根据树影移动的规律，渐渐知道了四季，制定了历法，有了二十四节气，发明了农业、纺织业，一路走到现在的电脑时代。

之于大运河来说，沧州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它是送走了黄河后，才迎来的大运河，一直处在流动的大动脉节点上。不仅有253公里大运河穿越沧州而过，而且与海洋文化交汇，捷地减河与兴济减河在黄骅交叉后，分别在张巨河与歧口入海。

运河沿岸不仅有许多历史人物，像纪晓岚、张之洞等，还有许多文物与遗址，仅东光县北霞口村，就有汉代大酒瓮、隋代水井、唐代墓葬、宋代古村落、元代石碑、明清寺庙等。20世纪70年代，一村民在大运河内挖出一口水井，从井内打捞出一个瓦制牛鼻罐，经鉴定为隋代物品。说明开凿大运河前，水井就存在。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也就是时代精神。这个精神，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的赋予或强加，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潜意识里都存在，等待一种契机而集体点亮。犹如“淄博烧烤”现象，见证了真诚、尊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价值的集体点亮。作家就是要去开发人的潜意识，发现这个时空里，人们意识到了什么，然后用文字，艺术地呈现出来。让每个人豁然开朗。

要做到这些，作家须有浑圆的思想与深厚的文字功底。刘勰谈散文，在《文心雕龙》表述为“原道第一”。原，为本、为根源。道，指的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浑圆的思想。或者说，只要你明白了这个自然规律，才能在人的潜意识里捕捉与萃取到一种时代精神。

大运河的历史与地理里，有无数个文化灵感点，也就是时间的杠杆，与地理的支点。借用余世存的说法，宇宙诞生以来，世界就在累积的记忆中前进。宇宙系统、地球生物系统、人体系统、个体世界系统依次在演进中诞生，其目的在于后来者的个体对宇宙的模拟和自觉合一。一方水土，方言的声腔，便是这方土地上人的性格浓缩。文化存活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文学的根本目标在于呈现。

文化的产物更是如此，杂技与武术是沧州的手心与手背，都是真功夫。武术已融入了沧州人的血液，塑造了沧州人的精气神，是沧州的底色。武术精神就是沧州人的精神：求真务实有担当。吴桥曾创排过一个节目叫《秦俑魂：独轮车技》，以秦朝将士的战斗生活为背景，把民族的、历史的、传统的象征性符号融入其中，展示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最后，赢得金狮奖。这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生活、生命、生态都在大运河两岸生民的表情、城市的精神、传承的美食与技艺中深藏。只有抵达，才可能聆听字里行间的意义；只有感知，才可能理解地理的哲学内涵；而只有具备整体视野，方能悟出大运河文化与天下、万物、家国、人类的相关性。

发现是文学的硬道理。有的作家在运河两岸的街道里找出了包容、开放、生长的城市灵魂与文化精神；有的发现一座城市不能只有诗篇，还要有理论作为支撑；有的发现了沧州蓬勃两千多年的基因，环境重要，人重要，有思想的人更重要；有的重新发现了沧州图腾更深的意义：狮子，作为铁身可能有一天会消弭，但是镇海吼不会。它的吼声已然化作了运河之水，流淌进永远的时空。

这些发现者，既不像庞德，以盗墓者的英雄气概汇集前人作品中的情节、典故；也不像艾略特，是以收集溺水者遗物的态度整理这些东西。他们是在找寻着历史赋予时代的意义，而不是隔靴搔痒。

文学作品要写出精神。有精神的作品是活生生的，不是堆砌辞藻，不是理顺史料。写什么，怎么写，是手心手背，精神与肉体的关系。灵动的语言，在书画上，是力透纸背；在奥运会上，是年轻力壮；在针灸上，是穴准麻胀。在这里，是让历史通过空间指引未来。

鹭影翩跹 苑立伟 摄

风物

南川老槐

史丽娜

大运河伸出臂膀，把南川楼、朗吟楼以及所有的明清建筑揽入怀中。南川老街学着运河的样子，试图把臂弯里的历史收藏起来。风却像个调皮的孩子，专门把大人收藏的东西抖搂出来，顺着老街走一阵儿，看几眼，歇一会儿。来到老槐上，使出全身的力气晃动，历史便随着树叶流了出来。

老槐是南川楼的土著“居民”，被相关专家确认树龄为245年，三级古树，在中心城区排行榜名列第四。排名第一的“树王”离它不远，沿着运河往南，在一个叫上河涯的村子里，618岁，是它的先祖。我不知道它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取得联系，如何沟通和彼此慰藉。或者在它们之间，本就存在着同根同宗的基因传感器，只是人们还未发现。它们在互相鼓励着长命千岁。

围着它转几圈，灰褐色的树干粗糙、坚硬，让人心一抖。那是它特有的汗毛孔，无需放大，也知道里面藏着无数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肯定不是只有快乐才有的样子。只有时间才会把它淬炼得如此苍劲、刚毅。好在，它干枯的枝丫正在春日显出柔韧，庞大的树冠在它经难无数、阅尽无数后依然愿意伸向远方。我忘了它是中国最原始计时工具“棍子”的原型，是最早的“表”。它有责任，也必须选择承担，它能把时间这个概念无限扩大又无限缩小，它观测、记录，寻找历史“交替”的痕迹。它一日日在朝阳中看着东侧坑塘里的芦苇由绿变黄又由黄而绿，几百年重复着这个动作，枯燥、无趣、单一。终于，它看到南湖公园的音乐喷泉一声高过一声地吸引了芦苇的目光，并以九曲回廊的旖旎让游人的脚步声时远时近。有音乐陪伴的快乐，它写在了葱郁的叶子上。

我不再抱怨这个年代缺少真正的历史学家。它的身边还坐着一位老人，腰板与它一样挺实。他曾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求学、工作几十年，退休后却选择回家，回到这棵老槐树下。他拿起相机，拍这里的冬雪春华；拍空中鸽群盘旋；拍沙石、白灰铺成的街巷小路。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他的父亲走过、父亲的父亲也走过。他忘不了那种感觉：清寂、亲切、古朴。他必须经常来走走，替父亲、父亲的父亲，回味光阴里流动的萌动、固执和张扬。

他拍孩子蹦跳着长大；拍老人坐在河边变老。儿时的记忆里，这条向西的路每天都有车辆进出。一座建于1921年的面粉厂就在里面。这座三层的面粉厂，是沧州人无法忘记的一个春天：第一个民营工厂，一个为沧州人创造幸福指数的地方，当时沧州最高的楼。站在楼上，就能看到小路上车老板的手向空中一扬，马鞭清脆、马蹄声声。往里走的车装满小麦，往外走的车载满面粉，麦子和面粉在这完成了使命的交接，让价值更进一步靠近了兑现的场地。那场景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车水马龙。

他拍东侧那条路的“沧州给水所”时神情愉悦。1908年，一个好消息传到春光正浓的沧州，光绪帝下令，修建一条天津通往南京浦口的铁路。太阳光有些激动，在斑驳的墙上跳来跳去，沧州人平静的日子里有了暗流涌动。坐上火车去看外面的世界，火车的轮子和大运河的船要有一场赛事了。这就是由德国人和英国人同时承建的津浦铁路，那时，在它上面跑的还是蒸汽火车。大运河的水就这样通过给水所手流式沉淀工艺流程，通过地下专属输水管线，日夜不停地把水输送到火车站南侧的水塔里。

沧州人知道，大运河不仅是沧州人的母亲河，也是津浦线的母亲河。如今，朝北的大门口仍以全身铁质的黑褐色被保留下来，中间红五星下那个铁轨的标志还忠实地守在下方。老人拍下它时，把红五星的地方特意加了光。

中心城区的运河上有几座桥、几道弯、哪儿水流急、哪儿有旋涡、什么地方有什么标志，都从老人的记忆中转到相机的底片里。

想到那棵老槐，就会不自觉走到这儿。施工的那个春天，他经常跟老槐来说说话，告诉它时间和历史是亲戚，它有这些亲戚交往的所有记载。树叶每天刷刷地响，那是它在记录。树干越来越粗，那是它在整理、存档。南来北去的脚步声会越来越多，他们是来寻找梦境的。树冠上会站满很多鸟儿，那是时间的眼睛，它们的叽喳声越大，听得越遥远、越全面。

我在新挖出的土堆上站定，土质潮湿、松软，春的气息和历史的韵味一起从地下氤氲升腾，时而灼热时而清凉。我知道它们来自久远的时间，藏着急切的乡情。我与它们低语，就当商定接头暗号。我读懂了它们的告诫：坦然接受失去、告别和拥有。

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说不尽、道不完。想起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里的故事。那个春日，汪伦写信邀请仰慕已久的大诗人李白去安徽旅游时说了两处重量级的景色：此地有十里桃花，此地有万家酒店。

李白禁不住诱惑，欣然前往，找遍此地却未曾见一朵桃花、几家酒店。汪伦说：“桃花者，潭水名也，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李白大笑，便有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佳句。而南川楼可以让他们的顺序颠倒。南川楼并非只有一楼，而是一楼代替了一村、一城。绵延千里的大运河，穿江浙、赴津京，却独在沧州留下传世之楼，河岸有楼万千座，唯有南川意不同，何尝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南川楼，随时间隐在了那个春日，像归隐一样。老树选择坚守。南川楼或有不甘，它咬紧牙，想着有船有人有茶有酒的日子，内心对自己说：真想再活一次试试，活个自己想要的样子。老槐在风中点头。终于，以历史为筏，大运河一路奔跑着发出了邀请。

启程，追随这个满血复活的春天。

温故

老古董

魏新民

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馆门前，南北走向的那条小街叫晓市街。

晓市街一个阶段曾是“破烂市”，也算是城厢旧货的一个集散地。都是破旧门窗、农具、自行车零件等，家里用不着的老物件，来这里交易。

有时也会有翡翠的烟嘴、玉扳指、象牙笔杆等稀罕物品。

那时，谷老师在文化馆上班。上班前总喜欢去“破烂市”转转。他喜欢老东西。

一天，看见一个陶泥的蛐蛐罐，挺古朴的，就蹲下身子，拿在手上摩挲了一会儿，好是好，毕竟自己不养蛐蛐，就放下了，放下的一刹那，看到旁边一块奇丑无比的糟木头，盘根错节的，是个老树根，看上去得有年头儿了，厚厚的一层包浆，仔细看，是个树瘤子状老笔筒。

文化人，喜欢文房的东西，谷老师平时喜欢写字画画，这个笔筒放在案头正合适。

就问：“这个笔筒多少钱？”

“一元钱。”

一元钱不贵，就买下了。

到单位上班，同事见他捧着个树疙瘩来，就笑他：“一元钱，买个树疙瘩，买斤油条，够一家子吃一天的了。”

他笑笑，嘴上没说，心里却美呢，再好的油条，一天就吃完了，这个可以陪我一辈子。

后来，一位朋友，领一个收废品的家来，说是收“废品”，可旧报纸、旧书本、破瓶子，一概不要，眼睛却专盯着屋里的老物件踅摸。

先是条几上的瓷瓶，后是墙上的字画，再后是画案上的砚台。谷老师一个劲说不卖不卖，这些都不卖。

收废品的还是没完没了。

“要就是墙角的那堆废报纸。”

收破烂的显然对那堆废报纸没兴趣。最后盯上了那个树疙瘩，抱着不撒手了，非要买，越说不卖，越要买，多少钱也行。

谷老师一气之下，把那收废品的撵出门，就连领来上门的那位朋友也被他放了狠话：“以后你别上我这里来了！”

朋友委屈，说自己也不知情，见他家里那么多废品没人收拾，见到街口有收旧货的，以为是收废品的，就领他上门了，哪里知道，是专收古董的。

后来，不止一个收古董的上门，说想看看那个树疙瘩。

有一个年轻点的，连东西都没见，开价就给5000元。

弄得谷老师哭笑不得。不由得心下思忖，这个树疙瘩，真这么值钱？

于是到处找书，终于找来一本《中国文房四宝》，精印的图录，一查，真有一个类似的笔筒，叫瘿木树根，也就是树瘤子。

论包浆程度，年头，远不如自己的这个老呢。书上那个标注是明代的，自己这个当不比它晚。

有收藏圈的朋友说，这个笔筒，现在可值老钱了，拍卖会上，见到过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老笔筒，拍了几十万元呢。

“您不去试试？”

谷老师听了跟没听见一样，懒懒地说：“多少钱，跟我也没吗关系，当初买是自己喜欢，就是喜欢这个古朴自然劲儿。”

有人说，不在值多少钱，人家那是古董。也有人说，一个人整天守着那块木头疙瘩有吗意思，我看，他自己就是个老古董。

不管别人怎么说，谷老师照样每天写自己的字，画自己的画，外界喧嚣，他把自己活成了古人。